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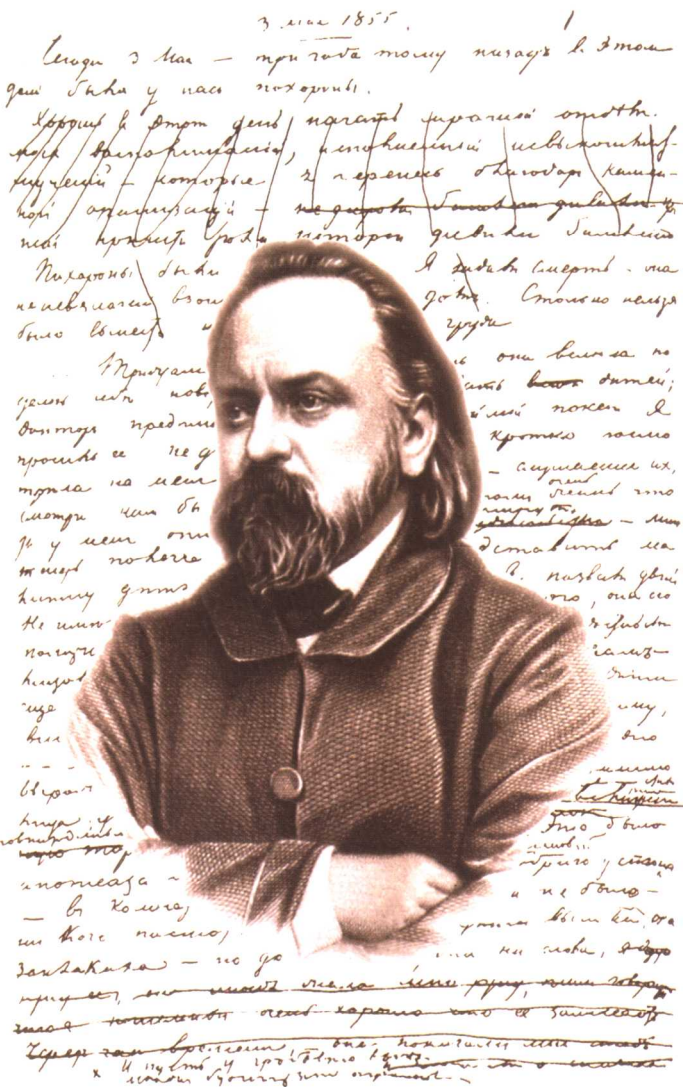
名著名译

往事与随想 (下)

〔俄〕赫尔岑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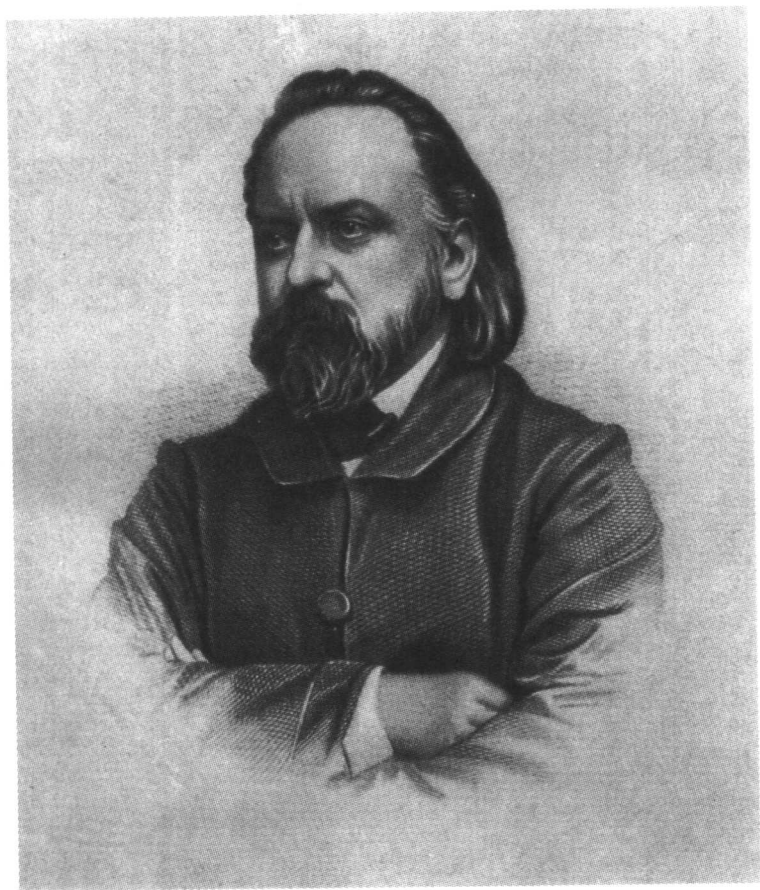
往事与随想

(下)

〔俄〕赫尔岑 著

项星耀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赫尔岑

目 次

第 六 卷

英国(1852—1864)

第一章 伦敦的雾	1
第二章 山峰。欧洲中央委员会——马志尼——赖德律 - 荷兰——科苏特	5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德国人和法国人——派别——雨 果——费利克斯·皮亚——路易·勃朗和阿尔芒·巴尔 贝斯——《论自由》	24
增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他的《论自由》	56
第四章 两件案子	67
1. 决斗	67
2. 巴泰勒米	82
第五章 “无罪”	91
第六章	107
波兰的流亡者。阿洛休斯·别尔纳茨基——斯坦尼斯 拉夫·沃尔采尔——1854 至 1856 年的宣传活动—— 沃尔采尔之死	111
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卢格和金克尔——硫磺帮——美国 宴会——《领导者》——圣马丁会堂的群众集会——米 勒博士	136
第八章	164
50 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普通的不幸和政治的不 幸——教师和推销员——小贩和跑街——耍嘴皮子和	

耍笔杆子——什么也没干的代理人和整天忙忙碌碌的	
不劳而获者——俄国人——小偷——探子	165
第九章 罗伯特·欧文	189
第十章 红衫军	237

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 高潮和低潮(1858—1862)	276
第二章 瓦·伊·克利西耶夫	311
第三章 流亡者中的年轻一代	324
第四章 巴枯宁和波兰问题	335
附录:给波兰的俄国军官委员会的信	359
第五章 韦瑟利公司的轮船“沃德·杰克逊号”	362
第六章 弗·佩切林老爹	375
第七章 伊·戈洛温	387

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一章 杂拌儿	409
第二章 美丽的威尼斯(1867年2月)	447
第三章 美丽的法兰西	463
旧信选编(《往事与随想》附录)	493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波列沃伊的信	495
选自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的信	497
选自季莫费·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的信	513
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的信	519
选自皮·约·蒲鲁东的信	521
托马斯·卡莱尔的信	526

第 六 卷

英 国
(1852—1864)

第 一 章

伦 敦 的 雾

1852年8月25日拂晓,我走过潮湿的跳板,踏上了英国的海岸。当我眺望它那污秽的苍白峭壁时,压根儿没有想到,我得在这儿度过漫长的岁月之后,才会离开这些白垩质巉岩。

我离开意大利时百感交集的情绪这时还完全控制着我,我的心灵疮痍满目,只觉得接连不断的打击来得那么快,那么凶猛,一切使我感到迷惘,不能清楚地看到我该做些什么。仿佛我必须用双手重新摸索熟悉的真理,才能对早已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事物,再度燃起信心。

我违背了自己的逻辑,忘记了当代人在观点和行动上的差距,他们开头讲得多么响亮,到实现自己的纲领时要求又多么低,他们的愿望那么善良,他们的力量却那么脆弱。

不必要的会见,没有结果的探索,徒劳无益、艰难曲折的谈话,持续了两个月,我始终还在等待……等待着什么。但是我讲求实际的个性不能老是停留在这梦幻的世界中,我逐渐看到,我要修建的大厦缺乏坚实的基础,它是必然要倒塌的。

我感到委屈,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凌辱,我对自己生气。那圣物遭到亵渎的悲痛,那为琐事忙乱的一年,使我心如刀割,我感到了可怕的、难以表达的疲倦……我多么需要靠在朋友的胸前,向她诉说一

切,她是不会申斥和指责我的,因为我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然而我的周围茫茫一片,越来越显得空虚,我没有一个亲人……一个朋友……不过也许这样更好。

我本来只打算在伦敦呆一个月,但我逐渐发现,我根本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地方要去。如果要过这样的隐士生活,那么找不到比伦敦更合适的地方了。

决定留下后,我开始为自己在远离闹市的地区找了一所住宅,那是在摄政王公园以北,离樱草丘不远的地方。

孩子们还在巴黎,只有萨沙跟我在一起。住宅按照当地的格式分成三层,整个中间一层是既冷又不舒适的大客厅。我把它改成了书房。房东是雕塑师,在这屋里堆满了各种雕像和模型……露拉·蒙蒂兹^①的胸像与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我们迁居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已把包裹打开,安顿好了;早上我走进这间屋子,坐在大沙发上,在万籁俱寂中过了两个钟头,没有任何人打扰,多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了自由。这自由没有使我觉得轻松,但是在窗口远眺,我还是很愉快,从弥漫的大雾中,我隐隐看到了公园内郁郁葱葱的树木,我为它们带来的安宁感谢它们。

现在整个早上我都独自孤零零地坐着,往往什么也不做,甚至也不看书,有时萨沙会走进屋子,但对我的静坐并无妨碍。豪格与我住在一起,不是绝对必要,他不会在用膳前找我,我们是在六至七时之间用膳的。在这种闲适生活中,我回顾着一件件往事,思考着每一句话和每一封信,每一个人和我自己。我看到,我有时这儿错了,有时那儿错了,我看到了我的脆弱,摇摆,行动上的犹豫,别人对我的影响。在这种清理过程中,内心逐渐出现了一种转变……有些痛苦的时刻,眼泪不止一次流下面颊;但也有不同的时刻,那不是欢乐、而是勇敢的时刻;我感到了身上的力量,我对谁也不再存有希望,但是对自己的希望加强了,我变得不再依靠任何人。

空虚包围了我,使我坚强了,它给了我静心思考的时间;我与人

^① 蒙蒂兹(1818—1861),西班牙女舞蹈家,以美貌著称,与许多王公贵族有暧昧关系,以致在欧洲声名狼藉,后移居美国。

们疏远了,那就是不再寻求彻底的了解。我并不回避任何人,但是对人们已不感兴趣。我看到,我与人们没有真正深刻的联系。我是陌生人中间的陌生人,我对一些人的同情比对另一些人多些,但是与任何人都没有打成一片。这在以前也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今天化装舞会结束了,多米诺斗篷^①脱下了,桂冠从头上摘下了,面具从脸上拿掉了,我看到了另一些面貌,不是我预先想象的面貌。我怎么办呢?我对许多人的爱减少了,因为我了解得多了,我可以不在脸上流露这一点,但是我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然而正如我说过的,这些发现没有使我丧失勇气,宁可说还加强了它。

对于这种转变,伦敦的生活是非常有利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比伦敦更能使人养成离群索居、安于孤独的习惯。它的生活方式,距离,气候,那种使个人消失不见的稠密人口,以及缺乏大陆上的娱乐活动,都有助于这种状况的形成。谁能够独自生活,他就不怕伦敦的寂寞。这儿的生活正如这儿的空气,对脆弱的人,不健康的人,想在自身之外寻求友谊、同情和关怀的人,是有害的。在这里,精神的肺必须像身体的肺一样坚强,足以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吸取氧气。群众为了活命要为必不可少的面包奋斗,商人要忙于积累财富,所有的人都得为工作奔走忙碌;然而神经质的理想主义性格却喜欢过热闹的生活,头脑懒散,无所用心,这样的人在这儿会寂寞得要死,陷入绝望之中。

孤零零地在伦敦街头漫步时,在铺石块的小胡同中,在令人窒息的走廊上,有时白茫茫的浓雾会使你看不到一步远的地方,以致撞在迎面跑来的黑影上——这是我常有的事。

我散步的时候通常是在晚上,我的儿子上床以后;我几乎从来不上任何人家串门;我读报,在酒店里观察那个不熟悉的民族,在泰晤士河的桥上伫立。

一边是议会大厦的钟乳石建筑隐隐耸峙在眼前,又随时准备消

^① 化装舞会上穿的带面具、头巾的外衣。

失在夜幕中,另一边是圣保罗大教堂顶上倒置的大碗^①……路灯……两旁无穷无尽的路灯。一个吃饱的城市已经睡了,另一个饥饿的城市还没有醒来,街上空空荡荡,只听得到提了灯的警察那匀称的脚步声。我时常坐在那儿眺望,于是心头又觉得平静和安宁了。正是由于这一切,我爱这个骇人的蚁垤,那里每天夜里有十万人不知道可以躺在哪儿,警察往往发现儿童和妇女就饿死在大饭店旁边,因为付不出两英镑就别想在那儿吃到一顿饭。

但是这样的转变不论来得多么快,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尤其是到了四十岁的年纪。当我可以跟这些新思想和谐相处时,已过了不少日子。我决定要工作以后,好久还是什么也没做,或者没有做我希望做的事。

我到伦敦来是想寻找自己的法庭^②,这是正当的,合理的。直到今天我经过反复思考,依然相信这一点。说真的,我们可以要求谁来主持公道,说明真相,揭露谎言呢?

我们不能要求敌人的法庭来做到这一点,它是按照另一些原则,我们所不承认的另一种法律进行审判的。

我们可以自行处理一切,这是毫无疑问的。自行处理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收回被强制剥夺的权利,实行公平的解决。报仇正如感恩一样,是人类单纯的、正直的感情。但是不论报复还是自行处置,都无助于说明事实真相,而有时说明真相正是一个人的主要目的,也许对他说来,让事实水落石出比报复更重要。

我的错误不在于这个主要方面,而在于次要方面,因为要有自己的法庭,首先要有自己的人。但我的人在哪里呢?……

以前在俄国我有过自己的人。但是在国外,我与他们的联系被切断了,现在必须恢复这种联系——我要向他们谈论压在我心头的

① 指教堂的圆顶。

② 指要求西欧民主界对黑尔韦格实行道德制裁,判定他在赫尔岑的家庭问题上犯了罪。伦敦当时是欧洲各国流亡者集中的地方,因此赫尔岑要到伦敦来向他们提出申诉,本章开头提到的各种会见、谈话,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当然只是赫尔岑的幻想,不久他便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放弃了这个想法,着手其他更有意义的工作了。

一切。他们不会收到我的信,但是书籍可以送到他们手中。那么,不能写信,就印书吧,于是我一天天着手写《往事与随想》,同时开始筹建俄罗斯印刷所了。

第二章 山 峰

欧洲中央委员会^① ——马志尼——

赖德律-洛兰——科苏特

上一期《北极星》^② 付印时,我考虑了好久,在我伦敦时期的回忆录中,什么应该发表,什么最好等到另一时期。大部分被我推迟了,现在我又从其中选出一些片段予以印行。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1859 和 1860 年^③ 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个人和党派的面貌更清楚了,有的坚强不屈,有的销声匿迹。这两年中,我们不仅停止了一切评论,而且屏声静气,怀着紧张的心情密切注视着我们所关心的那些人;他们有时消失在战争的硝烟中,有时又鲜明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转瞬之间变得那么高大,然后又迅速地隐没在烟雾中。到了现在,烟雾消散了,心情轻松了,我们所珍爱的那些人也安然无恙!

但是在这硝烟之外,在阴影中,在没有战争的呐喊声,没有胜利的欢呼声,也没有桂冠的地方,有一个人像巨人一般屹立着。

他遭到了所有各种政治力量——受骗的群众,粗野的神父,胆怯的资产者和皮埃蒙特的一切败类的诅咒,反动阵营的一切报刊,从罗

① 有关欧洲中央委员会的内容,在 1866 年赫尔岑编定《往事与随想》第五卷时,已被删节后移入该卷第四十章。

② 指 1859 年出版的《北极星》第五集,当时本章的内容只发表了一小部分,至于这段前言则写于 1861 年。

③ 这两年中,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基本上统一了意大利,但胜利的成果为撒丁王国所攫取,建立了以撒丁王国为核心的意大利王国,而不是意大利共和国,罗马教皇、奥地利和法国也仍控制着一部分地区。

马教皇和法国皇帝的《总汇通报》到加富尔^①的自由派阉党和伦敦钱币兑换商的大太监《泰晤士报》(它每次提到马志尼的名字,总要加上一些恶毒的咒骂),都在对他造谣中伤。然而他不仅……“在普遍的误解中巍然不动”^②……而且怀着愉快和兴奋的心情祝福一切朋友和敌人,只要他们是在实行他的思想和他的计划,^③尽管人们像对待亚巴顿^④一样对待他:

那些被你在暗中拯救的人们
对着你神圣的白发肆意诅咒……

……但站在他旁边的不是库图佐夫^⑤,而是加里波第。意大利以自己的英雄,自己的解放者为代表,没有与马志尼分开。加里波第怎么能不把自己的半顶桂冠献给他呢?为什么不承认他们一直在手挽着手前进?为什么被废除的罗马三执政之一^⑥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为什么他自己要求不要再提起他,为什么像孩子一般纯洁的人民领袖要保持沉默,讳言分裂呢?^⑦

两人都有比他们本人,比他们的名字,比他们的荣誉更贵重的东西,那就是意大利!

今天这卑劣的世界并不了解他们。它没有足够的容量,不能容纳这些伟大的人物;它的账册也计算不清这笔收支账目!

-
- ①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领袖,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这里所谓“阉党”指他的御用报刊。
- ② 这行诗与下面引用的两行诗均出自普希金的《统帅》一诗。
- ③ 马志尼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对1860年建立的意大利王国是不满的,因而也遭到了自己人的误解和攻击,但他认为这毕竟是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跨前了一大步,因而对敌视他的人也同样表示感谢。
- ④ 《圣经》中的魔王,见《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一节。
- ⑤ 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巴克莱·德托利被免职后,由库图佐夫继任俄军统帅,但他执行的仍是巴克莱·德托利的战略方针。
- ⑥ 马志尼在1849年革命高潮中建立的罗马共和国三执政的首席执政。
- ⑦ 加里波第是在马志尼的影响下成长的,但在1859至1860年的革命高潮中,拒绝了马志尼直接建立意大利共和国的意见,对撒丁王国采取了妥协态度,而马志尼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随即离开了意大利。

加里波第变得更像“高尔奈利·内波斯书中的人物”^①；他在自己的小田庄上显得那么庄严伟大，那么朴实浑厚，那么纯洁高贵，像荷马笔下的人物，又像古希腊的雕像。在他这里没有美好的词句，华丽的服饰，狡诈的手段——在史诗中不需要这一切，而当史诗结束，日常生活开始时，国王便遣走了他，^②像打发一个已把他送达目的地的车夫一样，连酒钱也不用给，这使国王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的忘恩负义甚至超过了奥地利。^③不过加里波第没有生气，只是笑了笑，带了口袋中的五十个斯库多^④，离开了他所征服的国家和宫殿，听凭大臣们审查他的账目，指责他糟蹋了一张熊皮。让他们去高兴吧，伟大的事业一半完成了——只要意大利获得统一，赶走白狗子^⑤就成了。

加里波第也有难过的时刻。他崇拜人民，还像崇拜大仲马一样崇拜维克多·厄马努埃尔；^⑥国王不能礼贤下士使他痛心。国王也知道这一点，为了讨好他，把自己打的野鸡，自己花园里种的花，派人送给他，写给他的便条总是十分亲切，署名是：“永远是你的朋友的维克多”。

对于马志尼，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事业，而且只有一个事业，他自己也只是为它而存在，为它而“生活和行动”。不论国王送给他多少野鸡和鲜花，他不会碰一下。但他会马上不仅与这个他认为

① 见《北极星》第五集。——作者注

按：赫尔岑对加里波第的论述原载 1859 年的《北极星》第五集，后来由作者移入本书第五卷第三十七章，这句话即引自该章。

② 加里波第率领红衫军于 1860 年解放了意大利整个南部地区，但撒丁王国掌握了领导权，在它的安排下，建立了意大利王国，加里波第被迫退休，红衫军亦被解散。1860 年 11 月，加里波第谢绝了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的赏赐，回到他在卡普雷拉岛的小田庄上躬耕为生。

③ 指 1849 年俄国帮助奥地利政府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运动，可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却与英法结成联盟，拒绝支援俄国。

④ 当时意大利的一种银币。

⑤ 指奥地利军队，它采用白色军服。在意大利，奥地利是主要的外国侵略势力。

⑥ 加里波第十分敬重大仲马，在后者游历意大利期间，把他待如上宾。加里波第也十分敬爱撒丁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认为他是意大利民族独立的保卫者。

善良、但无聊的人，而且与他的小塔列朗^①合作，而他根本不认为这个小塔列朗善良，也不认为他正直。马志尼是禁欲主义者，意大利解放运动的卡尔文和普罗奇达^②。他片面，头脑里永远只有一个思想，永远警戒着，准备着；他怀着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把分散的、目的不明确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强的组织；在十多次的失败之后，他仍在召唤加里波第和他的军队，仍要唤起半自由的意大利对祖国统一的永不停息的、誓死不渝的希望——马志尼是永远不睡的；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论钓鱼还是打猎，躺在床上还是起床之后，加里波第和他的同伴们始终能看到马志尼那只瘦瘦的、忧伤的手指指着罗马，要他们到那儿去！

我在已发表的一些片段中，抽掉了关于马志尼的几页，那是很不好；删了它们，他的形象就不完整、不鲜明了，我不敢触及的正是1854年他与加里波第的争论和我与他的分歧。我这么做是出于礼貌，但这种礼貌对马志尼是毫不足道的。这样的人用不着隐瞒什么，用不着别人原谅什么！

从那不勒斯回来后^③，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我；我赶去看他。我见到他时心里有些紧张，我以为他会很伤心，会为自己的爱感到委屈，他的情况带有很大的悲剧性；我确实发现他的面貌显得老了，然而精神却年轻了，他像往常一样，伸开双臂拥抱着我，一边说道：“那么，这终于实现了！……”他的目光显得兴奋，他的声音有些哆嗦。

整个晚上他跟我谈着进军西西里前夕的情形，^④他与维克多·厄马努埃尔的关系，然后又谈到了那不勒斯。他怀着兴奋和爱谈到了加里波第的胜利和他的丰功伟绩，对他充满着友谊，但同时也为他的轻信骂他，说他不善于识别人。

我听着，想从他的话中找到一个音符，一个声音，说明他的自尊

① 指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塔列朗是法国著名政治家）。

② 中世纪西西里人民反抗法国侵略的英雄。

③ 马志尼直接建立共和国的主张被加里波第拒绝后，便于1860年11月离开那不勒斯，于12月下旬回到了伦敦。

④ 加里波第解放整个南部意大利的行动，是从进军西西里开始的，然后他从西西里渡过麦西那海峡，向那不勒斯进军，完成了这次行动。

心受到了伤害,但没有找到;他伤心,但这是母亲被她所爱的儿子暂时抛弃之后的伤心,她知道儿子会回来,不仅如此,还知道儿子很幸福,这已足以抵消她的一切悲痛!

马志尼满怀希望,对加里波第比任何时候更亲切。他笑着告诉我,那不勒斯的群众受到加富尔的奸细的挑拨,包围了他的家,大喊:“处死马志尼!”除了其他,他们相信他是“波旁王朝的共和党人”。他说:“这时在我家里除了几个意大利人,还有一个俄国青年,他感到奇怪,怎么我们还继续谈天。我安慰他道:‘别害怕,他们不会杀死我,他们只是叫叫罢了!’”

是的,这样的人是用不着别人原谅什么的!

1861年1月31日

我一到伦敦,立刻去找马志尼,这不仅因为他对我的家庭所遭遇的不幸,给予了最温暖、最热烈的同情,也因为他的朋友们交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与他面谈。梅迪契,皮扎卡尼,梅佐卡帕,科森兹,贝尔塔尼等人,对伦敦发出的指示不满意。^①他们声称马志尼不了解新的情况,抱怨革命的大臣们为了巴结他,附和了他的错误思想,即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只等他一声令下便可开始行动。他们希望在领导机构内部实行改组,大大加强党的军事方面,由这方面的行家,而不是由律师和新闻记者来主持这工作。为此他们要求马志尼起用乌鲁阿^②那样的天才军事家,他曾在老佩佩^③身边作战,现在遭到冷落,心中很不满意。

他们委托我向马志尼转达这一切,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信任我,一部分也由于我与意大利的任何派别无关,可以不受约束。

马志尼把我当老朋友一样接待。最后谈话转到了他的朋友委托

① 当时马志尼在伦敦领导着一个意大利民族运动委员会,它的方针主要是在意大利发动各种起义。这引起了热那亚的这些人的不满。

② 乌鲁阿(1810—1891),意大利军人,1848至1849年革命高潮中参加过保卫威尼斯共和国的战斗。

③ 佩佩(1782—1855),意大利将军,1848年指挥威尼斯共和国的保卫战,对奥地利展开了英勇斗争。

我办的事。他起先听得很仔细,虽然并不掩饰他对反对他的人非常不满;但是当我从一般的谈论转入细节和人员问题时,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那些话没有一句是切合实际的!”

“然而,”我说,“我离开热那亚还不到一个半月,在意大利我住了两年,没有外出,我可以证实,我代表您的朋友讲的话许多是真实的。”

“您这么说,正因为您是住在热那亚。热那亚算得什么?您在那儿能听到什么?只是一部分流亡分子的意见。我知道他们这么想,我也知道他们错了。热那亚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但这只是一个点,可我了解整个意大利;我知道从阿布鲁齐到福拉尔贝格每个地方的要求。我们那些热那亚的朋友脱离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他们不可能判断它的要求,它的社会情绪。”

我又作了两三次尝试,但他已有所戒备,开始生气了,回答得很不耐烦……我怀着忧郁的心情,不再开口;以前我还没有看到他这么不耐烦。

“我非常感谢您,”他想了一下说道,“我应该知道我的朋友们的想法,我准备斟酌他们的每一个意见,考虑他们的每一个要求,但是否同意,这是另一回事;我不仅在良心和上帝面前,而且在意大利人民面前负有重大责任。”

我的使命没有完成。

马志尼那时已在考虑 1853 年 2 月 3 日的计划^①;事情对他说来已经决定,但他的朋友们并不赞成。

“您认识赖德律-洛兰和科苏特吗?”

“不认识。”

“您希望认识他们吗?”

“很希望。”

“您应该见见他们,我给您写几个字介绍一下。您可以把您离开意大利前看到的情形讲给他们听听。”他拿起笔写了便条,继续道:

^① 指 1853 年 2 月的米兰起义。

“赖德律-洛兰是世界上最温和的人,但也是彻头彻尾的法国人,他坚决相信,没有法国的革命,欧洲就不能前进一步,法国人是打头阵的!……可是现在法国的先锋作用在哪儿?其实,以前推动法国的思想也来自意大利或英国。您会看到,革命的新时代将从意大利开始!您认为怎么样?”

“我向您承认,我不认为这样。”

“怎么,”他笑道,“那得从斯拉夫民族开始?”

“我没有这么讲。赖德律-洛兰的信心根据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只要法国还处在目前我们看到的那种意志消沉的状态,欧洲的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这么说,您也依然相信法国的权威地位?”

“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庞大军队,以及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它的天然支持,都决定了它的这种地位。”^①

“法国睡着了,我们会唤醒它。”

我只得说:“但愿上帝保佑,您的话能如愿以偿!”

我们两人谁正确,那时加里波第已经指出了。我在另一个地方谈到过我和他在西印度码头,在他的美洲轮船“共和号”上的会见。

当时我们在他那儿用早餐,在座的有奥尔西尼、豪格和我。加里波第谈到了他和马志尼的伟大友谊,同时坦率地说明了他对1853年2月3日事件的意见(这是在1854年春季),随即又表示,各派力量必须联合成一个战斗的集体才成。

那天晚上我们汇集在一家人家,加里波第并不愉快,马志尼从口袋里掏出《人民意大利报》,指给他看一篇文章。加里波第看过后,说道:

“对,文章很大胆,但也是非常有害的;我不妨老实说,为了这样的文章,记者或作者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目前我们只有一支军队——撒丁王国的军队,有人却在这种时候不遗余力地挑动我们和皮埃蒙特之间的不和!这种轻率和不必要的鲁莽态度简直与犯罪没有两样。”

^① 这次谈话是在1852年秋季。——作者注

马志尼为报纸辩护，加里波第更气愤了。

当我们离开轮船时，他曾说，夜里回码头太晚了，他得住旅馆里，我请他别上旅馆，可以到我家中过夜，加里波第答应了。

他和马志尼谈话后，便被一群什么也不怕的妇女大军团团围住了，只得采取迂回曲折、以退为进的策略，才突出重围，走到我身边，凑在我耳朵上说道：

“您要呆到几点钟？”

“马上就走也可以。”

“那就劳驾走吧。”

我们走了，在街上他对我说：

“我很遗憾，非常遗憾，培波^①这么执迷不悟，尽管他的愿望非常高尚，非常纯洁。刚才我简直不能忍耐，他在煽动自己的学生跟皮埃蒙特作对，还自以为得计。您想，如果那位国王干脆投向反动派一边，那么在意大利自由的呼声就会沉寂了，连最后的支持者也没有了。共和，共和！我从来就是共和主义者，一辈子都是，然而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共和。对意大利的群众，我比马志尼了解得清楚，我跟他们在一起，过着他们的生活。马志尼了解有教养的意大利，可以左右它的知识阶级；但是要赶走奥地利人和教皇，你不能靠他们组织军队。对于群众，对于意大利人民，只有一面旗子：统一祖国，驱逐外国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意大利唯一强大的王国采取合作态度，不论它是出于什么动机；它希望站在意大利一边，又感到害怕，我们就应该团结它，不是推开它，侮辱它。万一那位年轻人^②相信，他跟奥地利大公比我们更接近，那么，意大利的发展便得推迟一代，甚至两代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跟我的儿子一起出外散步，在卡尔德西^③那里给他拍了一张银版照片送给我，然后在我家用午餐。

① 朱泽培的爱称。——作者注（按：朱泽培是马志尼的名字。）

② 即撒丁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当时他才三十多岁。

③ 伦敦的照相师。银版照相法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新照相法，由法国物理学家达盖尔所发明。